



人世间

“天赐”的饺子

牟民

大年三十凌晨，母亲胆管结石突然发作，又一次拨打120，在医院治疗后，天已大亮。病房6张床位，4个患者都回家过年了，除了母亲还有一位老人，倚靠在床上，歪着脑袋看着我。一位中年男子从椅子床上起身，揉揉浮肿的眼睛，向我微微一笑。简短地交流后，我方知老人是他岳父。老人走路挪碎步，浑身颤抖，跟他说话，言语倒流畅，见我母亲静躺床上，说道：“你妈过年95岁了，高寿呀！”

早饭刚过，外面进来一个黑红肤色的女孩，大脸盘，动作缓慢，身子晃着到了老人床前，柔声喊道：“姥爷，好些了吗？”

老人满脸笑容，回答说：“好多了，看样子今儿过年要在医院过了。”

“没事，姥爷，在哪儿都是过年，我给您包饺子吃！”

女孩身后跟着一位中年女人，喊了声：“爹，你外孙女包了荠菜馅包子，天不冷，现在吃正好。中午吃大米饭。天赐说晚上给你包韭菜海米馅的饺子。”

老人摸摸女孩墨色的头发，嗔怪道：“天赐，又胖了，该减肥了。”

女孩身子一扭：“姥爷，过年不准说我胖。要注意说话吉利。”

“对对，天赐很苗条，很漂亮的。”

看女孩单纯的模样，我猜刚过10周岁。闲谈时，果然被我猜中。她得知我教过高中，眼里有了敬佩的目光，很喜欢跟我说话。她读五年级，学习成绩偏上，擅长数学，每次考试满分，语文算中游。女孩妈妈说：“这孩子自来熟，老师您别嫌弃。”女孩问我，咋能把语文成绩提上去，考个百分？我告诉她：“你把听、说、读、写掌握好，成绩自然就上去了。”

“怎么听、说、读、写呢？”她目光专注地看着我。我便详尽地解说如何听、说、读、写。

在我跟女孩对话时，她的妈妈感激地说：“大哥，你跟孩子聊聊，我先开车送她爸去上班，他过春节值班，一会儿我就回医院伺候老人。”我说：“没问题，你尽管去。”

中午，女孩的妈妈伺候老人吃饭。待老人躺下，她对我说：“我给你和大姨买饭去

吧？你伺候老人不得空。”

我说：“我一个人好对付，已在餐厅订餐了。我母亲这几天禁食。”

过了一会儿，女孩跟妈妈下楼去了。一个小时后女孩妈妈回来，告诉我：“女儿去包饺子了，她叮嘱我，晚上请你吃饺子，拜你为师！”

怎么能麻烦这么小的孩子呀！女孩妈妈猜出了我的心思，安慰道：“没事，大哥，孩子包饺子快着呢。”

我不由得问及女孩的肥胖，她忽然忧愁上脸，稳了稳情绪说：“大哥，这孩子是上天赐给我的。我结婚25年了，孩子才11岁。因为忙着伺候老爹，又要上班，忙着忙着不知啥时就流产了。直到第7次怀孕，我静养身子，雇人伺候老爹，孩子才平安生下来，我给她起名天赐。”

她眼里噙着泪，说：“我也知道孩子胖，可不舍得拗着她。这孩子能吃苦，小小年纪啥饭都会做。刚才在餐厅吃饭，孩子吃了个包子，看见还有一碗米饭，央求我说她只是半饱，今天大年三十，就让她吃个饱吧？我听了心里一酸，便让孩子吃了。大哥，这孩子来之不易啊！”

见她眼睛湿湿的，我连忙安慰：“应该说你的女儿跟你有缘，你孝顺、善良、吃苦耐劳，有你这样的妈妈，是她的福气呀！”

听我这样说，她心情大爽。晚上，女孩提来三盒饺子。她还拿来一瓶红酒，对我说：“伯伯，今天我跟您学到了许多知识，谢谢您，老师，请您喝酒！我用妈妈的手机加您微信，遇到问题我好随时请教您！”

我连忙答应。女孩妈妈打开酒，女孩把饺子摊到一个碗里，端到姥爷跟前，夹一个送到姥爷嘴里。母亲闻到饺子香，抿抿嘴，因为一个星期不能进食，母亲只能望“饺”兴叹。她躺在床上眼泪汪汪地说：“啥时候病不好，偏偏赶在过年这个时间，弄得孩子年都过不好。”

我安慰道：“妈，这不挺好的吗？在家里吃饺子，在这儿也吃，而且是‘天赐’的饺子。百年不遇啊！”

说着，我们都笑了。喝过酒，吃了饭，打开电视，我们要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了。

故乡吟

难舍蓬莱乡情

王谔

当一轮明月高悬在墨黑色的天空，我总会想起家乡人的音容笑貌。蓬莱，一座酣睡在黄渤海怀抱里的边陲小城，也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依旧缥缈玄幻的瀛洲仙岛，时时闯入我斑斓多彩的梦里。这座享有“人间仙境”美誉的城市，自秦皇汉武追求长生之道行至此处起，已成为拥有千年底蕴，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此刻，我在海的彼岸，海风咸湿，鸥鸟缱绻的呼唤将深深浅浅的思念寄往故土。那儿时的旧景、儿时的旧人，登州古迹、画阁闲庭，在回忆里摇曳生姿。我想着蓬莱的岁与月、风与海、人与情，在浩荡时光里，将我投进汹涌的回忆。

自记事起，我知悉的蓬莱，便笼罩着历史的厚重感。提及蓬莱，自然绕不过蓬莱阁。蓬莱阁建于宋朝嘉祐六年，与滕王阁、岳阳楼、黄鹤楼合称为古代四大名楼，因“八仙过海”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四海，“蓬莱十大景”中有八景位于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

我习惯在温柔的午后去往蓬莱阁，摩挲古朴年迈的城墙，凭栏眺望一方湛蓝江海。粗砺的触感与咸湿的海风纠缠，似乎酝酿着穿梭古今的力量，足以与苏轼、戚继光等曾于此远眺的先人沟通。的确，站在这里方知自身的渺小，也钦羡时间的浩瀚。拥有诸多名胜古迹的蓬莱，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收容了一个个自由浪漫的灵魂。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蓬勃诗意豪情，众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也代代流传，在风起云涌里讲述着多姿多彩的故事，而蓬莱阁，乃至周遭的古建筑群落，在无声无息间佝偻身姿，睡眠帷幄中绽放着深邃的光芒，吞吐着沉重浑厚的鼻息。所以我常常想，当一座城被赋予历史的重量，它教会子民的，应是对人与生命的敬畏、对时

间与未来的思索。

当然，割舍不掉的，还有蓬莱的海。我爱极了海风亲吻发丝的滋味，爱极了海螺里不绝如缕的回响，爱极了一家三口捡拾温暖的夕阳。夏日黄昏，习惯在松软的金沙滩上闲庭信步，或者赤脚入海，一朵朵雪白的浪花便在足底摇曳绽放。倘若幸运，翻开黝黑礁石，或许可以窥见螃蟹、钉螺等小生物的踪迹，这时，赶海众人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海风应和，荡漾出畅快的曲目。如果天公作美，有幸碰见海市蜃楼的奇幻奇景，更能领悟“人间仙境”的缥缈所在。

记忆里的蓬莱，也是一座充满人情味的小城。勤勉与智慧，奔涌在老蓬莱人的骨肉血脉里。每每在街头闲逛，总会在不经意间撞见憨厚朴实的笑容。无论是商贩们热情洋溢地吆喝，还是面对突发情况时众人的挺身而出，都在诉说一座小城的淳朴民风。记得曾经带领外地同学返乡做客，品尝蓬莱特色——蓬莱小面，不大的招牌店，井然有序地排好队。当店主听闻朋友从外地来访，便极力减免价格，并馈赠了很多其他菜品，这让朋友一直感慨：“好客山东的盛名，果真名不虚传。”一座城的子民，广交天下挚友，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热忱书写“有朋自远方来”的温情诗篇。

眉眼如初，故乡如故。蓬莱的美，寥寥几笔或许无以言表，但在我的心底却留下一道抹不去的痕迹。哪怕异乡求学的我，也常常在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忆起那座温婉的小城，忆起那座小城可爱的人。

寂静的海水眯缝着眼睛，笑着说：“总有回家的人，总有离岸的船。”我想，无数的夜晚，我曾摇曳熟悉的船桨，低吟落泪的言语，在寂静的海面上流连。毕竟，那座爱与希望满溢的热土，一直在等待少年的回家。

诗歌港

母亲

邓兆文

母亲
是名词，也是动词
把它放到太阳底下晒晒
会拧出一湖的汗水
一生吃了多少苦
把大海蒸干之后的盐巴知道
但母亲也很幸福
她守着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养育了十四亿子孙
所有的华夏儿女都是
她的传人
如今，她乘上了“和谐号”
在新时代的轨道上
一路奔跑

青杏小

丁新军

曾举在枝头
照亮过这个世界的花朵
化作飞雪飘落
全部融化在时光中
落了就落了吧
那些青色的杏子循着这光
已找到通往这里的路
累累地站满枝头
这些胖嘟嘟的面孔多招人喜欢
陪伴过花儿的小鸟
依然在枝头啾啾
每天都来看看它的变化
它们睁大圆溜溜的眼睛
总是对生命充满惊叹

自画像

赖玉华

惊异于岁月的巧手
磨平我的棱角
拔出我体内的刺
在我的额头开出山川
在我的眼角捏出鱼尾
镜中的我如一张脸谱
另一个不安分的我
是一张自画像
在墙上盯着我

喜雨

奋飞

闪电把锣鼓敲击
乌云扭动雨前舞姿
初春头场透犁雨
庄稼人称谓喜雨

久违春雨浓情蜜意
慢条斯理滋润大地
庄稼宛如婴儿
吮吸母亲乳汁

世间万物沐浴喜雨
浇出一番澄澈美丽
宛如待嫁农家女
嫁妆是花红柳绿